

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

Volume 2
Issue 2 第二卷第二期

Article 3

January 1931

讀莊再論

Zhongqin HUANG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



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黃仲琴(1931)。讀莊再論。《嶺南學報》，2(2)，51-60。檢自：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/vol2/iss2/3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(Guangzhou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讀莊再論

黃仲琴

內 容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第 一 | 莊子里居 |
| 第 二 | 莊子別名 |
| 第 三 | 莊子與 <u>胡冠子</u> |
| 第 四 | 莊子與西漢諸儒 |

第一 莊子里居

莊周既不同仲尼子輿，以鄒魯勝地，炫耀古今。又天下篇，稱其「獨與天地精神往來。」似無攷其里居之必要？然學說之成立，與其環境，至有關係。莊周實為何地之人，亦究研者所當證明也。茲先述天馬山房馬氏莊子宋人考：

「史記，莊子列傳，曰：莊子，蒙人也。」索隱，引劉向別錄曰：「宋之蒙人也。」高誘淮南鴻烈解，修務訓註，亦曰：「宋蒙縣人也。」（張衡懼骸賦曰：「吾宋人也，姓莊名周。」是漢人，皆以莊子為宋人。）惟史記集解，引地理志曰：「蒙縣屬梁國。」經典釋文莊子音義序錄，因之，曰：「梁國蒙縣人也。」尋春秋，莊十一年，左傳：宋萬弑閔公於蒙澤。賈逵注，曰：「蒙澤，宋澤名也。」杜預注，曰：「蒙澤宋地，於漢晉，為梁國蒙縣，漢書，地理志，梁國領縣八，其三曰蒙獲水，受岵獲渠，東北至彭城」

入泗。」說文解字，水部，「汧水，受陳留浚儀陰溝，至蒙，爲獲水。東入於泗。」水經，「汧水，入陰溝，於浚儀縣北，又東至梁郡蒙縣，爲獲水，餘波入於睢陽城中。」漢書地理志，「梁國，領縣，其八曰，睢陽，故宋微子所封。」蓋漢之睢陽，卽春秋之商邱，宋都也。蒙與商丘，其地相比，故史記宋世家謂潘公與南宮萬獵，因博爭行，萬遂以梟殺潘公於蒙澤。蓋獵於蒙澤也。○又史記，宋世家，索隱引本書曰：「桓侯行，未出城門，其前驅呼辟。蒙人止之，後爲狂也。」司馬彪注曰：「呼辟，使人辟道，蒙人以桓侯名辟，而前驅呼辟，故爲狂也。」蒙爲宋地，此亦一證。○又淮南齊俗訓曰：「惠子從車百乘，以過孟諸。莊子見之，棄其餘魚。」高誘注曰：「孟諸，宋澤。」尋孟諸，卽盟豬，書，禹貢，「被孟諸。」史記，夏本紀，作明都，漢書，地理志，作盟豬，其證也。○漢書，地理志，梁國睢陽下，曰：「盟諸澤，在東北。」此與水經，汧水東至梁郡蒙縣爲獲水餘波入於睢陽城中者合。則孟諸卽蒙澤。然則莊子又家於蒙澤者也。○太平寰宇記曰：「楚有蒙縣，俗謂之小蒙城也，莊周之本邑。」尋水經曰：「汧水又東逕蒙縣故城北，」鄧道元曰：「俗謂之小蒙城也。」西征記，「在汧水南十五六里，卽莊周之本邑也。」此則漢之蒙縣，其城稍遷，故曰故城，非別有小蒙，爲楚縣者。○寰宇記又謂：「今復有大蒙城，在縣北四十一里。」尋水經：「汧水又東逕大蒙城北。」鄧道元曰：「自古不聞有二蒙，疑卽蒙也，蒙蓋卽左傳所謂：公子懼之蒙之蒙，杜預謂：「蒙縣西北，有蒙城是也。」以此相證，小蒙卽左傳之蒙澤，大蒙卽左傳之蒙矣。○惟宋亡後，魏楚與齊爭宋地，或蒙入於楚，楚置爲蒙縣，漢則

屬梁於國與歟？莊子之卒，蓋在宋之將亡，（詳年表，）則當爲宋人也。○馬氏之言如是。○參攷他書，莊子爲何處人，爲下三說：

甲：明一統志卷二十七，河南歸德府，（古商丘，周爲宋國，戰國，齊楚魏三分其地，）古蹟門，「小蒙城，在府城南二十里，卽莊周本邑，（城北四十里，有大蒙城。）漆園在小蒙城內，莊子嘗爲漆園吏卽此。○」唐王維詩：「古人非傲吏，自獻經世務：偶寄一微官，娑娑數枝樹。」祠廟門，「莊子廟，在府城東南二十五里，祀莊周，宋蘇軾有記。」又列御寇篇：「宋人有曹商者，爲宋王使秦，……反於宋，見莊子。」「人有見宋王者，錫車十乘，以其十乘，驕稱莊子。」觀上所載，見於本書，有城有園有祠，更有唐宋名賢詩記，是莊子生宋地，可知矣。

然蒙之所在，果小蒙城乎？明一統志，歸德府，山川門，蒙澤下注：「蒙澤在考城縣東三十里，宋萬弑閔公於蒙澤，卽此。或謂卽莊故里。」據明一統志，睢州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，春秋時，宋陳地，考城縣，在州城東北九十里，與上述之小蒙城，方向不同，距離亦遠。○此蒙澤與小蒙城異地之說也。○宋城門，名蒙門。知宋地之名蒙者，非一處。

上述蒙地，屬今河南。

乙：明一統志，卷二十三，山東兗州府，（戰國屬楚，）古蹟門，「漆園城，在曹縣，（在府城西之曹州南一百二十里，春秋曹國，爲宋所滅，當爲宋地，）西北五十里，莊周爲漆園吏，卽此。○」山川門，「曹縣西北七十里，有蒙山，書，蒙羽其藝，詩，奄有龜蒙，卽此。○」曹爲魯地，魯滅於楚，據是，則莊周爲宋人。其地後入於楚。或爲楚人，所以楚王欲聘之也。

秋水篇，「莊子釣於濮水。」成玄英云：「濮，水名，屬東郡。」明一統志，卷廿四，東昌府，（戰國爲魏齊趙三國之境，秦漢爲東郡地，）祠廟門，「莊子廟，在濮州，（州在府城西南二百里，春秋衛地，）東南九十里，相傳莊子嘗釣於此，舊有祠，曰，南華觀。」釣游之地，或卽桑梓之區，且齊物論之論大小，以太山爲例，與孔子之登太山，孟子之言太山，舉近地爲證者相同。此莊子爲今山東人之證一也。

宋，羅泌路史，國名記云：「蒙，姓纂云：高陽後，封以爲蒙雙，（卽有雙氏，）」預云：「東菟，（卽沂水縣，）蒙陰，有蒙陰城，蒙陰，後齊入新秦，隸沂，有小蒙城，」注云：六國，楚爲蒙縣，莊十五年蒙澤也。」莊周爲漆園吏，今宋之考城，古蒙城，東魏爲蒙部，今興化之冤亭，有莊子漆園，漢之冤句，（卽曹州）亦蒙地也。」按蒙陰縣南，接費縣處，卽費縣西七十里之蒙山，已見上文。此莊子爲今之山東人，更可互取爲證矣。

丙：秋水篇：「莊子與惠子，遊於濠梁之上。」成玄英云：「濠，水名，在淮南，鍾離郡。有莊子墓在焉，亦有莊惠遊遊之所。」史記短長：「楚頃襄王遊於濠而樂也。」是濠爲楚地。明一統志，卷七，鳳陽府，（古鍾離郡，）山川門，濠水，「有二源，東源出鍾乳山，西源出鑛鏢山，二水至昇高橋合流，至府舊城西南，有石絕水，謂之濠梁，又號石梁河。莊子嘗觀魚于此，又東流，經新河口，于入淮。」茲將其所載，鳳陽府屬，莊子遺蹟，更列於下：

莊周臺，在舊府城東門內，開元寺後，亦名逍遙臺，唐刺史梁延嗣所築，仍置祠刻像於其上。

觀魚臺，在府舊鍾離縣西南七里，昔莊子與惠子，遊於濠梁之上。
○宋蘇軾詩：「欲將同異較鑼銖，肝胆猶能楚越如。若信萬殊歸

一理，子今知我我知魚。」

夢蝶巷，在舊城夢蝶坊，莊子云：周夢爲蝴蝶，後人因名其地爲夢蝶巷云。

漆園，在定遠縣三十里，相傳卽莊生爲吏之處。

莊子冢，在舊府城，開元寺後，卽逍遙臺。

莊子廟，在蒙城縣西北。

夫夢蝴蝶不過寓言，以此名巷，原屬附會。至於皖之蒙城，本漢沛郡之山桑縣，至唐始改爲蒙城，其非漢以前之蒙城可知。南京鍾山之陽有漆園，立於明洪武初年，乃植漆以備用者，定遠之漆園，毋亦類是？若夫遺冢，莊子固以天地爲棺槨，以日月爲連璧者，其不注意於兆域可知。今之遺冢，豈莊子南遊死後，弟子仍厚葬之歟？抑如橋山軒轅陵，會稽大禹陵，尙待考定歟？他若莊周墓，當係因冢而築之。

至有因莊子之觀魚，而謂其爲今之皖人者，亦可以不必也。

上三說外，隋書經籍志，謂：「莊子爲梁莊周撰」也，何居？考漢書地理志，「蒙縣屬梁國。」水經注，「睢水又東逕睢陽縣故城南。」注：「周成王封微子啓於宋，以嗣殷後，爲宋都也。……秦始皇二十二年，以爲碭郡，高祖嘗以沛公爲碭郡長，天下既定，五年，爲梁國。」觀此，知所謂梁人，實則宋人也。（此節，與上引馬氏莊子宋人考參閱。）

綜上各說，證以今地，莊子爲河南人，曾東遊山東，南遊安徽。

第二 莊子別名

莊周，或稱莊生，或稱莊叟，或稱蒙莊，人多知之。成玄英謂：「周字子休。」葉德輝跋玄英莊子疏，雖謂：「玄英所見六朝以前，

古本古書，有出陸德明釋文外者，疏於人名，每詳其字，……是足補郭注之所略。然子休之名，不見於史記本傳，未必可信也。宋，張昞撰雲谷雜記，卷二云：「字有因諱，易以他音，而尋復元稱。……漢明帝，諱莊，呼莊子，曰：嚴子，今復爲莊子矣。」莊子曾名嚴子，此則知之者較鮮也。

第三 莊子與鶡冠子

漢以前，各家著作，詞意間，多相同之處。如二十五篇之古文尚書，所載虞廷十六字心傳，同於論語堯曰篇，及荀子解蔽篇所引道經，則以儒家之原，出於道家也。荀子不荀篇，其「誰能以己之漻漻，受人之掇掇，」同於楚詞，「安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慤慤。」則以荀子，亦爲雜賦家也。他例甚多，茲不具引。

鶡冠子與莊子，同爲道家。(另入兵家，)身爲楚人，與莊子同爲南方學者。現傳之鶡冠子一書，漢以來著錄，篇數不同，多以爲後人僞撰。明胡應麟四部正譌，謂：「戰國有其書，而後人據漢志補之。」吾謂其書經散逸，雖不盡如亢倉子，爲後人據南華益之；然無大異。語因多駁雜，蓋亦道家香流之著述也。茲略列二書之詞意相似者，以資印證：

鶡冠子夜行篇：「芴乎芒乎，中有象乎？芒乎芴乎，中有物乎？……致信究情，復反無貌。」

莊子齊物論：「若有其宰，而特不得其朕，可行已信，而不見其形，有言而無形。」又至樂篇：「兩無爲相合，萬物皆化，芒乎芴乎，而无從出乎？芴乎芒乎。而无有象乎？」

鶡冠子天權篇：「幸天地而能游者，謂之還名，而不還於名之人。」

莊子逍遙遊：「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，……聖人無名」○又齊物論，「旁日月，挾宇宙，爲其脗合，置其滑滑○」

天權篇又云：故一炳嚼腐，不寐至旦，半糠入目，四方弗治，所謂蔽者，豈必障於帷幪，隱於帳簿哉？」

莊子天運篇：「老聃曰：夫播糠眯目，則天地四方易位矣；蚊虻嚼腐，則通昔不寐矣○夫仁義惛然，乃憤吾心，亂莫大焉○」

鶡冠子備知篇：「德之感，山無徑迹，澤無橋梁，不相往來，舟車不通○……是以鳥鵲之巢，可俯而窺也，麋鹿群居，可從而係也○」

莊子馬蹄篇：「故至德之世，……山无蹊途，澤無舟梁，萬物群生，連屬其鄉，禽獸成群，草木遂長○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，鳥鵲之巢，可攀援而闕○」

鶡冠子道端篇：「左法仁，則春生殖；前法忠，則夏功立；右法義，則秋成熟；後法聖，則冬閉藏；先王用之，高而不墜，安而不危○」

莊子大宗師：「淒然似秋，煖然似春，喜怒通四時。與物有宜，而莫知其極○故聖人之用兵也，亡國而不失人心，利澤施於萬物，不爲愛人○」

道端篇又云：「內有挾度，然後有以量人：富者觀其所予，足以知仁；貴者觀其所舉，足以知忠；觀其大紳，長不讓少，貴不讓賤，足以知禮；達觀其所不行，足以知義；受官任治，觀其去就，足以知智；迫之不懼，足以知勇；口利辭巧，足以知辯；使之不隱，足以知信；貧者觀其所不取，足以知廉；賤者

觀其所不爲，足以知賢；測深觀天，足以知聖。又天則篇：「臨利而後可以見信，臨財而後可以見仁，臨難而後可以見勇。」

莊子列禦寇篇：「故君子遠使之，而觀其忠；近使之，而觀其敬；煩使之，而觀其能；卒然問焉，而爲其知；急與之期，而觀其信；委之以財，而觀其仁；告之以危，而觀其節；醉之以酒，而觀其側；雜之以處，而觀其色；九徵至，不肖人得矣。」

鶡冠子環流篇：「故東西南北之端，然其爲分等也；陰陽不同氣，然其爲和同也；酸鹹甘苦之味相反，然其爲善均也；五色不同采，然其爲好齊也；五聲不同均，然其可喜一也。」

莊子天地篇：「天地雖大，其化均也；萬物雖多，其治一也。」此

外環流篇，所謂：道者，無已者也；即逍遙遊所謂：至人無已也。○天權篇：知物故無不然；即齊物論之无物不然也。○世賢篇；至功之成，其下謂之自然；亦與漆園之旨相合。

荀子解蔽篇，謂：「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。」鶡冠子近迭篇：「聖人之道何先？曰：先人。」博選篇「神明者，以人爲本者也。」是鶡冠子，可謂知人，足與南華經互相羽翼矣。○讀者分別觀之，不必拘於柳州之非，與昌黎之是也。

第四 莊子與西漢諸儒

論者多謂善談莊子，始於魏晉人。實則漢初，如賈長沙，則已善談漆園之理。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，引三山老人語錄云：

「性命生死生之說，老莊論之備矣。自秦滅學之後，賈誼首窺其奧。爲長沙傅，有鵬鳥入舍，爲賦以自廣曰：千變萬化，未始有極，忽然爲人，何足控搏，化爲異物，又何足患。小智自私，賤

彼貴我，達人大觀，物無不可。衆人惑惑，好惡積億，真人恬漠，獨與道息。釋智遺形，超然自喪，廓廖忽荒，與道翱翔。乘流則逝，得坻則止，縱軀委命，不私與己。其生兮若浮，其死兮若休。淡乎若深淵之靜，泛乎若不繫之舟。不以生故自寶，養空而浮。」此語自淡以來，言達性命齊生死者，皆不能出其右。晉宋間清談，推本其言而已。」

鴈鳥賦全篇，三山老人所引之外，如謂「憂喜聚門，吉凶同城。天地爲鍾兮，造化爲工，陰陽爲炭兮，萬物爲銅。怵迫之徒兮，或趨東西，大人不曲兮，意變齊同。愚士繫俗兮，窘若囚拘，至人遺物兮，獨與道俱。」皆與南華之旨相發明，知於南華之書，研求有素也。

蘇東坡論賈生，謂：「觀其過湘，爲賦以弔屈原，縈紆鬱悶，超然有遠舉之志。其後以自傷哭泣，至於天絕，是亦不善處窮者也！」

賈誼弔屈原文，其中謂：「馮九淵之神龍兮，物深潛以自珍，備鱗鱗以隱處兮，夫豈從蝦與蚌螾。所貴聖人之神德兮，遠濁世而自藏，使騏驎可得係而羈兮，豈云異夫犬羊。」其能言遠舉之處，即能認識莊生學說之處。其不善處窮者。蓋賈生本屬儒家，有志於功名，觀其上治安策，意氣凌厲，真欲取當時將相之位而代之，視莊生之却楚聘，迥不作矣！至爲時人所排擠，乃取曠達之語以自慰，實則熱中愈甚，所謂能言不能行者，自傷天絕，律以莊周之說，早知其必然。彼魏晉人祖述老莊，如何晏王衍之徒，不保其身，其行爲固與賈生不同，而等於自殺，固與賈生無異也。

賈生之後，有司馬遷。班固謂其史記，「論大道，則先黃老，而後六經，」觀其老莊申韓列傳，雖謂：「莊子散道德放論，要亦歸之自然。」而孟子荀卿列傳，則謂：「鄙儒小拘，如莊周等，潛稽亂俗。」知

遷非能如賈長沙，善讀漆園之書也。

西漢之末，楊雄爲大儒，其法言中，涉及莊子者：

修身篇：「或問？人有倚孔子之墻，絃鄭衛之聲，誦韓莊，（注韓非莊周）之書，則引諸門乎？曰：在夷貉則引之，倚門墻則麾之。」

問道篇：「莊周申韓，不乖寡聖人，而漸諸篇，則顏氏之子，閔氏之孫，其如台。或曰：莊周有取乎？曰：少欲。鄒衍有取乎？曰：自持。至周罔君臣之義，衍無知於天地之闕，雖隣不覲也。」

問神篇：「或問？鄒莊有取乎？曰：德則取，愆則否。何謂德愆？曰：言天地人經：德也。否，愆也。（注：鄒衍抑淫侈以歸節儉，莊周矯浮躁以歸真靜，其言合於天地人之常道。）愆，語君子不出語口。」

五百篇：莊揚蕩而不法，（注：莊周楊朱。）

子雲法言，規仿論語，蓋早存一孔子之成見。是以雖許莊周之德，且稱其少欲，而又以蕩譏之。誠異乎賈長沙，能讀孔子莊子之書，能爲孔子莊子之言矣。蘇老泉謂雄之法言：「辨乎其不足問也，問乎其不足疑也，求聞於後世，而不待其有得，君子無取焉。」準是以談，子雲所以評莊子者，其得失可知矣。